



无需营业执照和实体店铺 支付千余元即可入驻外卖平台

网络餐饮“代办入驻”现象调查

调查动机

11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一“办法”早在征求意见期间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餐饮外卖市场越来越大、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新业态模式不断对监管提出挑战。因此,很多人都对这一“办法”寄予厚望。不过,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小动作”,已经在挑战这一“办法”。

独家调查

□ 本报记者 赵丽

晚上七点,对于仍在加班的胡凌来说,又到了外卖时间。这大半年以来,胡凌点的外卖基本都被“回家吃饭”这款家庭共享厨房App“承包”了。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胡凌经常加班加点,叫外卖是常事。不过,最近的一条新闻让胡凌有些担心,他刚刚养成的就餐习惯可能受到影响。

“听说关于网络餐饮的新规定明年就要实施了,要求网络外卖应当具有实体店铺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胡凌说,“据我了解,家庭共享厨房大多是一些赋闲在家的人兼职在做,不可能满足这两项条件。新规定的此项要求,多少会对家庭共享厨房这种外卖模式造成冲击。”

胡凌说的新规定,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11月10日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超范围经营。“办法”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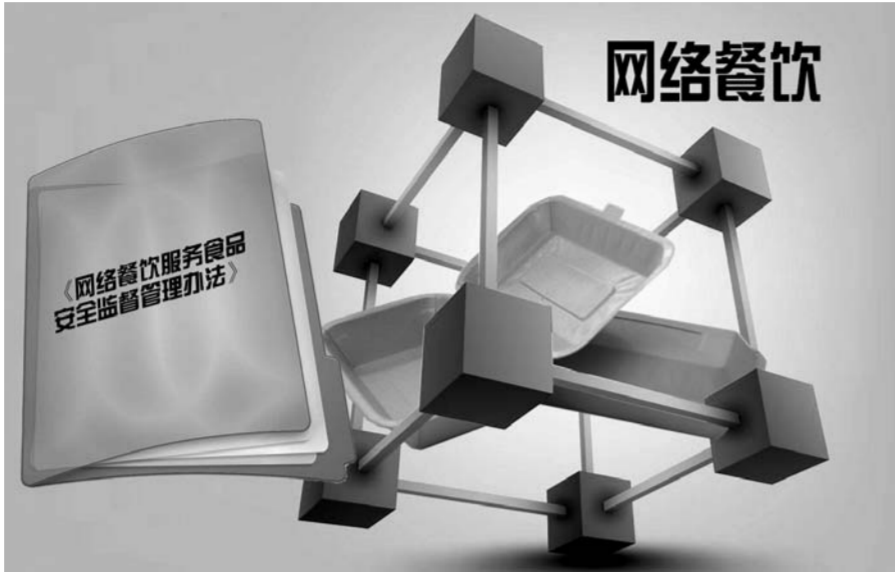
胡凌坦言,这样的规定肯定会净化网络外卖行业,对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保障而言是个利好。“此前媒体经常报道一些网络外卖黑作坊的新闻,去年‘3·15’期间网络外卖的安全问题就被重点曝光,这个规定在食品安全领域是好事”。

然而,《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出现的网络餐饮“代办入驻”服务可能消减新规定的积极意义。

多数消费者在意“实体店铺”

每到饭点,胡凌就职的公司所在的写字楼里,各家平台的外卖员拎着各类食盒行色匆匆地在不同楼层间穿梭。写字楼的电梯在此时也成为下楼吃饭员工与外卖员之间的“战场”。

不久前,胡凌曾与同事在某披萨店吃饭。当时正是饭点,但在各种写字楼包围下的餐厅除



了她们几人外,居然没有其他顾客。就在胡凌点单的15分钟内,有四五名外卖员前来取餐,到披萨店就餐的胡凌几人被排在了这些外卖订单之后。

“下次还是点外卖吧。”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让胡凌更坚定了点外卖的决心。

不同于胡凌迫于无奈的选择,30岁的钱浩是真正的外卖爱好者。

安全卫生,能吃,能送到是钱浩对外卖的全部标准。上班叫外卖自不必多说,在家也几乎从不做饭,钱浩对外卖的依赖越来越强。“说实话,我见外卖员的次数可能比我见朋友的频率都高”。

不过,在餐饮外卖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餐饮外卖平台能否确保食品安全?这一问题让消费者忧心忡忡。2016年,央视‘3·15’晚会曾曝光外卖平台存在的“黑作坊”以及大量管理漏洞。

对这些问题,钱浩说:“我对食物的态度虽然比较随意,但是对安全卫生却很在意,毕竟这是要吃进肚子里的,所以我经常点的外卖店家都是我确认过有实体店的。”

说起实体店,消费者也是有话要说。

在北京某高校谈研一的陈晴曾听同学提起过,“有些外卖商家只是在自己家里临时形成一个‘小作坊’,每天批量生产外卖食品。陈晴觉得这种‘实体’形式没有安全保障,“但点餐时并不会刻意避开”。

与钱浩一样,25岁的龚祺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点外卖对他来说也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环节。

龚祺在点外卖时,更愿意选择那些“亲自去实体店吃过”的商家。“原因有两个,一是对餐食的口味比较了解,二是感觉有实体店相对更加卫生、安全”。

业内专家详解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办法核心问题

家庭厨房外卖模式能否进入合规经营行列

对话人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朱毅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孙娟娟 《法制日报》记者 赵丽

对话

“线上线下一致”原则如何落实

记者:《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一个重点就是明确了“线上线下一致”原则,即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应当与实体店销售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致。

在采访中,有监管人员透露,网络订餐平台公示的餐饮单位经营许可证存在伪造或被调包问题不是个别,“上传至平台的证照可能被涂改或者PS。另外,有的商家没有证照,但是上传了一个有资质的证照,却与真实商家的证照不一致”。

朱毅: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在各种监管方式下,平台的监管力度上去了,但是商家的素质并没有因此得到提高。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游戏,在不法商贩眼里,平台管得紧没关系,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有层出不穷的对策来规避。

要想遏止这种情况,两个方面需要调整。一方面在于,平台不能仅仅停留在审核上传证照这种线上审核方式,还得增加线下考察环节,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有一个不错的效果。另一方面,一旦发现商家存在违规情况,就永久性驱逐,还可以鼓励群众举报。可以用这些方法来遏止这一不良现象。

记者:的确,一些地方的监管人员直言,对

网络订餐等新兴食品业态的监管还处于摸索之中,要想保证“线上线下一致”原则落实,还有待未来发展。

孙娟娟:对于落实“线上线下一致”原则,应该从线上线下“两手抓”来落实。

线上是指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该落实此次管理办法所要求的义务,包括登记、监测、报告等。其中与线下密切相关的衔接点是关于经营资质的登记。在这一方面,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相关监管部门的数据应实现共享,方便核实。

相比之下,线下对于无证经营的监管也是线上合规经营的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双方的信息通报、即时查处的合作,也可以防控无证经营问题。

如何理解“实体店”怎样监管

记者:据我们调查,目前一些盒饭、火锅等外卖都没有实体店,此类外卖在未来如何被淘汰?平台是否有责任进行剔除和筛选?

孙娟娟:就餐饮行业而言,监管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基于公众健康的保护,通过准入制度确保入市经营主体及其行为的安全合规性。

鉴于食品以及餐饮行业的业态复杂性,如大量的小规模经营主体,入市要求本身也在转变中,即由一些地方创新针对小规模主体的准入管理制度,例如以登记、备案等方式替代许可,这本身表明了监管思路的与时俱进,进而平衡安全保障和创业、就业等经济发展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办法”对“实体店”的要求也是以准入的方式确保餐饮服务可以符合相关的安全要求,包括在发生安全问题时,可以根据主体的相关信息即时查找问题的源头。因此,就外卖的发展和平台的责任而言,确保其商户的“合法资质”是第一位的,换言之,没有获得准入的实体店店铺或没有实体店店铺的,都将无法在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上销售。在此基础上,平台则应当进一步通过内部的管理体系确保外卖食品的“动态安全”。

记者:你刚才也提到,“办法”中对“实体店

铺”是有一定要求的。实体店及相关许可证是食品安全管理及保障的基本前提,互联网时代外送餐食也不能例外,具备实体店,才具备随时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的基础;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才可能具备食品安全的保障。并且,实体店不一定是租金昂贵的门面房,只是要求食品经营者固定生产加工场所,并没有增加其成本。在今后,如何定义“实体店”显得尤为重要。

孙娟娟:“实体店”的实质性要求在于符合餐饮的准入要求。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针对经营许可证的一般性要求,食品安全法本身也规定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相应的,如果是以“小业态”存在的实体店,可以参照地方的相关管理办法申请人市资质,进而借助平台实现更多的创收。

朱毅:如果我们把“店铺”理解成有生产空间,那么各类家庭厨房、火锅外卖都是有的,但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店铺”还是应该有经营的含义,应该纳入有关部门的监管之下,证件齐全,才构成合法合规的实体店。

家庭厨房类外卖能否继续生存

记者:“办法”尚在征求意见阶段便在业界引发讨论。家厨平台“回家吃饭”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回家吃饭”的模式是共享经济,不同于传统餐饮经营状态,也不适用于当下既有的法律法规,希望政策能给市场创新以空间。

孙娟娟:从整体上来说,共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构建有利于创新的规制环境本身也是政府部门所考虑的,这包括了监管方式的“应变”和“自变”,前者包括探索和平台的合作,后者包括改变既有的规制方法,例如通过登记、备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这也体现在对小规模食品业态的监管上。

然而,食品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安全至上,因此,即便结合共享经济来实现创新,也应该守住保障安全的底线。就餐饮而言,现在的明厨亮灶

记者发现,这些代办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范围很广,在全国各地都有业务。“全国代办 美团外卖饿了么 口碑糯米 团购……”一名微信昵称为“外卖代办”的代办人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此外,在一家搜索平台投放广告的代办服务提供者还作出保证——实力代办,不成功退款。“你可以做出绝对美味的味道,做的口感非常优秀,但是如何开通一个外卖店铺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外卖开店的流程和要求很严格,更不用说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店铺就想做外卖。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也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让所有诚心想开外卖的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店铺。”上述代办服务提供者称,“首先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之前听说过的幽灵店铺,还有封店的问题,我们的分析是‘超值低价一定是骗人的,被封店的概率一定是百分之百,另外一部分就是改一下店铺资料借用给你几天然后再收回,有的是单纯的骗定金,这些都是我们在开店的时候要提醒您注意这个问题”。

一名自称业内人士的代办服务提供者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如果诚心想做外卖,卫生条件足够卫生,可以有特殊渠道进行外卖开店,“不需要营业执照,不需要门店,只要是真的想挣钱想开店不是来破坏平台秩序的都可以开店。按照指定的地址,指定的门店名称,只需要配合提供一些基本资料,一般一到五天就可以成功上线”。

具体如何操作呢?记者又联系到微信昵称为“外卖代办”的代办服务者,“通过代办入驻外卖平台,只需1000元到1500元,商家可以避免繁琐的手续和严格的人驻标准,轻松开展日趋火爆的外卖业务”——这是这名代办服务者打出的广告。

没有营业执照怎么办?“外卖代办”回复:无证商家若想在平台开店,只需向代办人提供店铺名称、店铺照片,个人身份证及手持身份证照片、银行账户等信息,手机号码即可。

没有实际店铺,只是在家庭经营该怎么办?“外卖代办”回复:只要是在小区一楼就没有关系,“如果不是在一楼会被平台下线”。

如此操作不会被监管部门发现吗?会不会被查处?“外卖代办”肯定地说,“不会有人来查的”。

记者发现,这些代办服务提供者虽然在网络上大肆宣传自己的业务,但收费都是通过微店或淘宝店铺等进行。

在一名代办服务提供者的微信朋友圈,记者发现,一些商家在入驻平台后未支付价款,其商家信息和个人信息被直接公布在代办服务提供者的朋友圈里,同时,还会配上一句话——“这个人无证经营,大家快去举报他”。

制图/高岳

上海监狱风云录(七·完)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嘎,嘎……”一阵沉闷的金属摩擦声,铁门缓缓打开,申建戴着手铐脚镣,双眼灰暗,在两名防暴警察押解下进入严管监区,今后一个月里,他将在这里度过。

“由于你严重违法监狱纪律,决定对你进行严格管理。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主管民警。”周浦监狱严管监区民警汤晓冬宣布了纪律。

“来啊!你们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吧!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算男人!”申建干嚎着,似乎在做什么无谓的挣扎。这是一名在周浦监狱非常有名的难改服刑人员,入狱不足一年,违纪的次数两只手数不过来。汤晓冬是周浦监狱连续两年的个别教育能手,这次,监狱领导把这名难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任务交给了他。汤晓冬明白,眼前这人“三进宫”,在社会上混迹黑道多年,有10年吸毒史,曾经假冒警察抢劫毒贩,可谓劣迹斑斑。

这次申建被关进严管监区,源于几天前的一次“装病”。

“报告警官,申建晕倒了。”民警发现申建整个人匍匐在操作台上,不省人事。

搭脉博,测血压,量体温,医务室的值班医生并没发现什么异常;“指标都正常,怎么就晕倒了呢?”医生自言自语。

正当医生和值班民警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申建醒过来了,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建议休息两天吧,观察一下再说。”医生建议。

监舍里,其他服刑人员都去参加劳动了,申建一个人显得无比轻松和自在,还时不时吹个口哨……这一切通过监控落入值班民警眼中:“这家伙可能在装病。”

休息满两天,申建不得不继续参加劳动,下午接近收工的时候,申建再次倒地不起,并且伴随着抽搐,口吐白沫,劳动现场一阵骚动。

又是一整套的抢救流程,申建“苏醒”过来,医生还是没有发现异常指标,“送监狱总医院吧。”医生不得不建议。

于是,3名民警、1辆警车将申建送进了总医院。经过更加全面的检查和观察,医生判断,此人一切正常,装病嫌疑重大,建议隔离审查……

在监狱,装病属于重大过错,为此监狱对他作出了禁闭一周的处罚,禁闭处罚结束后,他被送进了严管监区继续接受改造,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一幕。

显然,禁闭处罚让申建产生了巨大压力,在这里他很孤独,最令他难受的是孤独时对老母亲的思念。他不得不收敛了性子,在严管监区便不敢再搞事了,还向监区宣称已悔过反思。

然而,对于汤晓冬来讲,接手这个“三进宫”的“老司机”,依然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这里的日子还好吗?以后怎么打算?还想再来吗?”走出严管监区这天,汤晓东找他谈话。

“我不会再犯这种事情了。”申建显然已经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但汤晓冬知道,要想彻底征服此人,还为时尚早。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申建又原形毕露。在放出严管监区一周后,就与其他管教民警起了争执,此后一段时间,只要逮着机会就唱反调,还常常煽动其他服刑人员一起搞事。

民警冲进雨幕背起服刑人员老母亲

“三进宫”服刑人员被民警打劫 他举报一起“暗语交易”

更令汤晓冬头疼的是,在经历过严管监区的生活后,申建懂得如何控制分寸,在对抗中规避处罚。

就在苦思冥想寻找突破口之际,转机悄然出现在了汤晓冬的面前。

这天,倾盆大雨落了一夜,通往监狱接见大厅的路上积满了水。因为申建被严管,本来每月都来会见的老母亲已经两个多月没来了,这天刚好是接见日,老人冒着大雨早早来到监狱门口,希望能见一见儿子。

汤晓冬一接到同事电话,来不及拿伞就冲到了监狱门口,远远看到老人撑着一把雨伞,颤颤巍巍,一头白发已被雨水打湿,背后的衣服也湿了一大片。她踮着脚,几次想走过来,却无奈积水太深。汤晓冬毫不犹豫地脱了皮鞋和袜子,卷起裤腿,几个大步就来到老人面前。

“阿姨,我是申建的管教民警,我背你过去吧。”

“那怎么好意思呢。”老人推却道。

汤晓东蹲下身子,一下背起了老人。

“小建啊,你是不是又给人家警察同志添麻烦了?”

“妈,你别管。”

“你要听他的话啊,汤警官是好人,今天外面大雨,刚刚是他背我进来的。”申建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内心似乎被什么刺了一下。

“最近腿脚越来越不灵了,以后可能没办法来看你,我就把你交给汤警官了。”老母亲浑浊的双眼淌下了泪。

申建红了眼睛,却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妈,你,你以后别,别来了,我会照顾好自己”。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就在申建转身的一刹那,汤晓东明显看到两行喷涌而出的泪水……

一个多月后,汤晓冬把一封信交到了申建手中,“你妈最近腿病发作,没法来看你了”。

申建的眼光随着阅读的顺序左右挪移,后背明显地僵硬了下来。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你应该听过吧?你妈都70多岁了,你却还是不想让她省心,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就该想办法早点出去给她养老送终。”汤晓东说。

申建低着头沉默良久,然后说,“汤警官,我还有希望吗?”

“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能好好改造,减刑一定会有希望,老人也会为你高兴的,肯定会等你回家。”汤晓东说。

墙上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也不停地敲打着申建原本无比冷漠的心。不知过了多久,他抬起头直视汤晓冬:“我明白了,我会配合改造的。”

两周后的一天下午,申建突然要求见汤晓冬。

“汤警官,你知道那个刚进来的老刘吗?”

“怎么了?”

“下午放风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快出狱的家伙用暗语聊天,托他带东西。”

当天晚上,监区民警全体出动,对老刘进行了突击检查,果然从他鞋子里搜出了一封用暗语书写的信,后经破译,内容竟然事关老刘入狱前的一个重大毒品交易内幕。

…… 办公室里,汤晓东正在填写申建的立功计分报告,钢笔唰唰地移动着,显得无比轻松和流畅。

(文中服刑人员为化名)



图为上海监狱民警与难改服刑人员谈话。 钱涛 摄